顏氏學記

顏氏學記卷八　或庵

戴望述

舉人王先生源

王先生源字崑繩別字或庵順天府大興人其先世籍江南燕錫有王玉者在明初以軍功起家戰亾白溝河子孫世襲爲錦衣衛指揮僉事父世德仕崇禎朝國變後避地高郵痛野史載烈皇事多誣罔著崇禎遺錄一卷子二長潔字曰汲公先生其次也兄弟皆少從清苑梁君以樟游梁君與汲公談宋儒學先生方髫齔聞之不首肯唯喜習知前代典要及關塞險隘攻守方略又從寧都魏禧爲古文著兵論三十二篇以示禧禧大奇之曰此諸葛君之流也年四十餘以貧困始游京師貴人子弟或病其不爲時文先生笑曰是尚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

遂中式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或勸更應禮部試謝曰吾寄身爲謀生計使無詬厲已耳時三藩平後競尚文學崑山徐尚書乾學開書局於吳之洞庭山招致天下名士先生與身於儕輩中獨與劉處士獻廷善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皆相同云處士字君賢又字繼莊亦大興人負奇才年未五十歿先生爲作墓表言之輒流涕未幾遇李先生恕谷於京師大悅之曰自繼莊沒豈意復見君乎恕谷微言聖學先生聞之沛然因持大學辨業合是之恕谷乃爲極言顏先生明親之道先生曰吾知所歸矣遂介恕谷往博野執贄顏先生門時先生年五十有六矣初先生自命豪傑每夜必置酒痛飲論議今古旁若無人醉則歷罵貴顯時流襍以諧謔恕谷徐規之曰君誤矣吾人

嘗與古賢聖仁人衡長短乃卑之較論時輩郭先生大悔效習齋日記立省身錄以糾身心得失習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毎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當吳三桂叛天下騷動先生笑曰無事也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上策也順流而下以取金陵跨江而守中策也徘徊荊襄延日引月此成禽耳驚馬戀棧安知遠圖必無事矣已果如其言及聞顏先生學乃著平書十卷一曰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甲保鄉以合之立鄉官曰正曰畯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會異端則變之除之也二曰分土謂使郡縣久任而重其權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定其幅員不使相懸三曰建官謂內官設府公卿冢宰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衛金吾羽林也設司歷象醫

卜之類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曹六曹也有司亦醫卜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銓選則以一途爲升降不襍以他途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成而其官止縣曹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京師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史劾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劾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陟或留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劾者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敎之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誦經書習小樂舞十五入縣學敎之六德六行六藝閱史陳策二十後敎成進之郡學敎之三月試之又進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遣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以爲士曰禮儀曰樂律曰歷法曰兵政曰農政曰刑罰曰藝能

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四者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下士予之祿官以此爲始五曰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兵制兵浤也七曰財用論積粟錢浤鹽浤商稅也八曰河淮治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罪贓復刖以罪盜復宮以罪淫也十曰禮樂移風易俗也書成復使恕谷爲訂之然未行世始先生慨不任意五十後葬其親於京師西山遂棄妻子爲汗漫之游至名山廣壑輒淹留踰時見人不自道姓名晚歲復轉客江淮間淮安守姚君聘之往乃於淮署著讀易通言五卷明先後天河洛之出道家與胡處士渭之言若合符節至康熙四十九年遂卒於淮上年六十三子兆符字隆川康熙辛丑進士先生又有文集二十卷詩十卷其文多記明末死事諸公與正史相表裏道光中武進管氏爲刊行之

王崑繩文集

孔孟不得志天下變爲秦王道熄而天下無復能平矣非明行其道之無人哉宋儒自謂能明能行而道其所道愈失其眞先生起而辨正之躬行以實之古今剝復之根不在是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堯舜君民之業終不獲親見於其身亦可惜矣顏習齋先生傳後語

秦游得與吾子友幸甚源所重在品之眞肝腸潔白才華其餘耳況吾子才華又迥出時輩者哉顧友也者取其言也言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故勸善而規過友之道也源不才敢以無言之友辱吾子竊願有所規勸焉而吾子試擇之昨見吾子與李中孚先生書力詆姚江無惡無善之非此從來闢姚江者之口實不自吾子始而吾子之文特辯而吾子之人非

流俗等故不得不與子白之今天下之尊程朱詆姚江侈然一代大儒自命而不僞者幾人哉行符其言者眞也言不顧行者僞也眞則言或有偏不失爲君子僞則其言愈正愈成其爲小人有人於此朝乞食墦閒暮殺越人於貨而掇拾程朱緒論狺狺男詈陽明於五達之衢遂自以爲程朱也則吾子許之乎彼朱陸各行其是以修身而明聖人之道論其所見之偏不能無過不及而論其得則皆聖人之一體身得是此非彼立門戶於其閒若水火之不可以竝立者且夫對君父而無慚置其身於貨利之場死生禍福之際而不亂其內行質之幽獨而不愧播其文章議論於天下而人人信其無欺則其立說程朱可也陸王可也不必程朱不必陸王而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否則尊程朱卽程朱之賊尊陸王卽陸王之賊僞耳況大言欺世而非之

不勝舉剌之不勝剌者哉嘗聞一理學者力詆陽明而還官稍不滿其欲流涕不能止一識者譏之曰不知陽明講龍場時有此淚否其人慚沮無以答又一理學者見其師之子之妻之美悅焉久之其夫死約以爲妻未小祥而納之而其言曰明季流賊之禍皆陽明所釀焉呼若輩之行如此類者豈堪多述夫太公佐武王伐紂伯夷不會周粟餓死兩人之行相反矣而俱不失爲聖人假令盜跖附伯夷以爲名尊伯夷以爲聖代伯夷詆太公而自以爲夷之徒則夷之目其將瞑於地下乎故今之詆姚江者無損於姚江毛髮則程朱之見推寶程朱萬世之大阨爾君子之辨理也苟反之吾心而不得其安驗之事物而未見其確不可易折中於孔子之言而不合雖顏孟之言吾不敢以爲然也況下焉者乎苟安矣確矣與孔子之言合矣雖愚夫愚

婦之言吾奉之無異於聖人況上勇者乎子以爲無善無惡虛邪無聲無臭虛也哉太極未判何陰何陽知識未開何善何惡非不善也無善之可名也孔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繼曰成非後起之名之一證歟且子亦知愛親敬長之道乎愛敬善矣顧愛知於孩提敬知於長穢祿邪孰爲愛孰爲敬乎盍嘗觀諸名物有不俟對待而自名者有必對待而名始立者無陰何名爲陽無惡何名爲善有小人而後別之爲君子有西而後別之爲東有夜而後別之爲晝故一有善之名卽不能無惡如愛敬不學而知能而貪勇嫉勇爭勇又登學而知學而能者或顧未有知也渾渾爾知識一開卽與形色而俱見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也吾子則曰性之善猶水之下子輿氏之言也可曰無上無下水之體有上有下水之動乎噫子亦知水火之體何如

者火藴於木石之中陰陽噓吸氤氳而成水必形而附於物而後炎上而後就下當其未形與初形之氤氳者且上烝星星者且下射亦何上何下之有卽曰無上無下水之體胡不可也但謂有上有下水之動則不可然物有可喻者有不可以相喻者必舉不可喻者以相喻則杞柳何不可以喻性長馬之長何不可以喻長人之長而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夫所貴乎學者當出吾心之真是真非以考三王俟百世不空持拘迂之見守異同之成說膠錮束縛老死章句之中而不能以自拔也性善發於孟子葢舉四端之固有於我者以明道之出乎性而救人心之陷溺至於口體耳目之欲則曰君子不謂性夫不謂之性已不得不先謂之性矣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不善之情則置而不論矣況天下確有性惡如越椒楊食我

之徒者則有善無惡實不可以槩天下之人之性故當日不但告子諸人紛紛之辯不容已卽門弟子亦不能淡服而不疑使孔子出而讐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則性之說定而紛紛者不辯而自息矣故韓子三品之說本之孔子確乎不可易必曰孟子是而韓子非源不敢以爲然烏乎先儒謂氣質之性非義理之性所從來矣夫義理之性天命之不知氣質之性誰命之將天之外別有物焉命之乎抑無所稟受而漫然自有之乎如謂別有物焉物則何名如謂自有之也則義理亦吾自有之耳奚獨專其命於天爲帝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道心與生俱來純乎道心者上智也純乎人心者下愚也近者襍焉雖多寡不齊而道心自能知其人心之惡故良知獨歸於道心然則以知善知惡爲良

知爲善去惡爲格物蓋謂知其惡而閑之以存其善知其善而擴充之以造其極卽精一執中之義爾亦奚背於聖人而以不合於卽物窮理遂可目爲異端邪說也乎吾且不必與子言理姑與子論文曰致知曰誠意之數者兩言耳論其理萬千言不能盡就文義釋之兩言盡矣無庸加之辭而後解也若云格至也至物可以爲文乎物非事也卽以爲猶事也而至事又可以爲文乎必加之辭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而後可以爲文噫亦勞矣殷盤周誥未若是也夫豈說之所可通者哉要之心之體意之動與良知者皆舉其自然者以示人而功則歸於爲善去惡此姚江實體諸躬深造自得而筌諸訓詮教天下任其自然猖狂以自恣者蓋無善無惡太極也非無極也言理至太極至矣又於太極之上加之無極此正二氏求勝於吾

儒以立說而淪於虛寂之敝學者不知辨無極之失而沾沾以無善無惡爲非豈不悖哉夫今之詆陽明者行僞而品陋識暗而言欺天下從而和之者趨時耳干利耳舉世若狂以詆姚江爲風氣亦何足與深辨顧聰明才辨如吾子亦不免爲風氣所移是何不可以進其狂愚使早知抉擇也乎源嘗以爲孟子殁後千數百年全體大用才堪王佐之儒惟諸葛忠武王文成兩人而已漢唐之儒章句訓詁宋儒知經不知權爲治世之良臣有餘戡天下大亂不足爲奸雄竊笑久矣求其德行中正純粹無疵累而因時制宜仁至義盡不失之迂陽施陰設不流於詐極天下之權奇奸暴不足當其鋒而禮樂教化可直追乎三代則忠武而外舍文成其誰歸使以孝宗求治之君得文成爲之輔則三代何難復不幸遇而不遇以蓋世勳名未嘗盡其用之

一二此有志世道之君子所爲欷歔扼腕於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乃當日之排而詆之者忌其功耳一二正人君子學術不與同耳不知今之肆無忌憚不遺餘力橫詈之者何以至此極也吾子誠有志於聖賢之學但當從事家廷朋友之閒砥名節力行無僞而讀書講學從其性之所近即不尊陸王而尊程朱豈曰非賢若與世波靡亦翹舉以闢陽明爲能事竊恐言不顧行作僞心勞終不免小人之歸耳伏望平心察理絕去依傍雷同之說求其至當而歸於爲己庶不負訂交之意云爾與朱字綠書

塨案此與下寄李中孚書皆先生未見顏先生時持論如此然其中所言大足盡當世僞託程朱者之情狀魑魅罔兩無遁形矣故存此以警世之君子

源生平最服姚江以爲孟子之後一人聖人之道體不異而用則因時以制變征誅之變揖讓時耳假令孔孟生漢唐以後其

所以禁奸而禦纂者必不肎泥三代之成規至於晉之清言宋之理學爲奸雄竊笑久矣葢宋儒之學能使小人肆行而無所忌束縛沮抑天下之英雄不能奮然以有爲徒使程朱遺意濛之亂必不能定之掌握之上而濛以梟雄之姿挾藩王之重負異志既久擁衆二十萬一旦竊發順流直擣金陵乃不終日而談笑平之是豈徒恃語言文字者所能辦乃今之詆之者謂其事功聖賢所不屑也其學術爲異端不若程朱之正也其心不過欲蔑其事功以自解其孱闒無能爲之醜尊程朱以見己之學問切實而陰以飾其卑陋不可對人之生平內以自欺外以欺乎天下孰知天下之人之不可欺而祗自成其爲無忌憚之小人哉源幼隨先人播越江淮與先兄汲公同受業梁鵠林先生之門先生講學源兄篤志力行源性苦拘束爲兄所責源曰

爲豪傑不亦可乎何必道學源第矣三言無負生平耳兄問之
曰忠孝以事君親信義以交朋友廉恥以厲名節兄矍然白之
師師笑而置之後見易堂魏叔子先生其言大與愚見合故生
平議論閒竊易堂緒餘而酷喜談兵講究伯王大略物色天下
偉人奇士而交之乃卒歸於無用令父兄皆浸源且浮沈於世
未知所稅駕苟得大賢爲之依歸復何恨乎聞先生著述甚
富皆體用兼備之書恨未之見竊謂後世之治天下當首嚴詐
僞之禁如太公之誅華士孔子之誅少正卯凡爲虛言以欺天
下而盜名者悉焚其書而寘之法明先王之道敎天下不言而
躬行卿大夫率於上士民遵於下摯愨果毅敦篤乎倫常而講
求實學一洗語言文字惡習反風俗於淳朴則三代庶可復乎
未審先生之意與之合焉否也與李中孚先生書

接將書展讀知別後頗用慇言益敦孝友德日進學日脩名譽
亦日箸將來自與古聖賢豪傑爲徒豈徒與潘陸徐庾輩爭雄
長哉至論文章本乎理氣此實有體認之言理者氣之充氣者
文之帥理以充其氣如江河乘勢就下驅駕蛟龍百怪浩然一
往誰能禦之雖然有綱必有目有本必有榦有支平天下挈
矩而禮樂刑政苟非有精詳之制則挈矩空言耳兵法在奇正
假令部伍不分旌旗鼓角之號不立則奇正亦虛文耳文章在
理氣使結構無方虛實變化無術則縱有理氣自無文章究不
能相屬耳然則用意固有道用筆固有權規矩方圓之至也舍
規矩安所寓其巧也哉願仙來再進而求之乃僕更有所得欲
與仙來共者僕從來不談道學以近日考亭陽明兩派各持門
戶相爭如水火竊疑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然程朱之篤學

操脩雖可法而迂闊實不足以有為陽明之經濟雖無慚於道德而學入於禪未免天下詬病欲判其一而宗之既不可欲合兩家而同之又不可不得已所以置身於外將格物致知心性天命之說槩不敢道但求德行無虧以經濟文章自見而已乃近有蠡吾李恕谷者傳其父師之學有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二書盡闢兩家直追孔孟蓋格物有確解而後明親有實學明親有實學而後聖人之全體大用無人不可知無人不可與無人不可以格致誠正無人不可以脩齊治平其書辯而不爭故而非鑿今以兩冊相寄自觀而自得之不能悉言其故也其學以六藝為宗禮樂射御書數無所不通外有學樂錄一冊仙來故亦講究音律者應知其妙其師曰顏習齋先生博野人高尚不仕年七十矣有存學編一書說盡後儒之獘直傳堯舜周孔

之實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能下之筆僕因恕谷執摯其門立誓其以明行聖道爲任內而身心一致加功不入虛空不流汎濫立省身錄時刻自檢外而禮樂兵農實求經世之務不爲夸誕不事繁瑣隨其資力所近專一以致其精如有用我舉而行之天下無難否則傳之後世聖學終有大行之日目此其所就較之僅以文章經濟自命者有不侔矣仙來銜燕意乎

與塨梁仙來書

都門執別以失意未暢所懷不知吾兄何日抵舍近狀何似吾兄家雖貧然上奉兩親之歡下有儆廬容膝足以力學賣文以爲活授徒以養親視源之父母兄弟俱無倀倀然風塵衰邁無尺寸地以自容者不胥壤分乎然源已絕意春官不復爲矣向之爲此原非得已今則當己者四復其初志一也文非今日之

文二也人非今日之人三也人不可以勝天四也且身之累什釋八九一可已兒子成人足代其任二可已以當已之事値可已之時而不已是流俗人耳吾兄亦言絕意於此未審其意決否若一時感激之言終不能無羨於時人之得失不必言矣如果有同心則源竊有進旁昔伊尹未遇成湯未嘗不以天下為己任孟子不得志於梁齊老於鄒魯滕薛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然則儒者或出或處莫不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源從事於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蓋以後世之儒謂之道學而近之講道學鮮有不僞者非借道學以掩其汙穢而要祿位即借之以投時尚而博聲名欺人不得不自欺自欺不得不大聲疾呼自以為傳程朱又不得不大聲疾呼力詆陸王以見其所以自命者至純至正而無

一之不實著書立說縱橫侈肆無所不至乃試問其心術考其行事不但不足爲君子幷不足爲小人祇成其爲穿窬之盜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嘻若輩奚足道哉且夫程朱之學源亦有所未盡服其德行醇矣學正矣然高談性命而不能有經緯天地之才估畢冥坐以柔其氣而弱其習必不足以有爲唯太平無事時使之坐而論道或爲一方之司牧可耳此又何足以希陽明之一二然而源雖力推陽明而不敢以其學爲宗何也以其禨於禪也禪之明心見性似亦無惡於天下而必不可禨於其學者何也以其爲天地之豺狼生民之盜賊也何以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未有不好生者此好生之心所謂惻隱之心也惻隱之心固結而不可解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而聖人能盡其心性故能盡人物

之性此聖人之於心性實能復而全之體而充之而德以之明民以之親也佛氏則不然舉所謂心與性者而滅之而後謂之明而後謂之見夫必滅之而後謂之明謂之見則彼之心明性見而天地之生機熄矣人心之惻隱亡矣可以立視其父子兄弟之死而不動矣天主生而彼主滅人欲生而彼欲滅是與豺狼之以殺人成性盜賊之以殺人成能者何以異哉顧文之以慈悲戒殺混之以滅為不滅是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習揖讓而行劫也嗟乎學術不明陽明既顯襭於佛氏程朱亦隱壞於佛氏靜坐觀道非禪而何哉又何怪其門人之入於禪又何以獨訾陽明之為禪哉伯夷曰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遙遙千古孔孟不作將何所適從焉源所以不得已畫道學之說但欲以忠孝廉節為本而以經濟文章立門戶上之北面

武鄉而希其萬一下則與陳同甫竝驅而爭先此則區區之夙志也乃自落第後執讀李剛主大學辨業而翻然悔勃然興矣又介剛主受業於顏習齋先生之門而慨然以斯道爲任矣蓋孔孟所傳二帝三王脩己治人之道備於大學一篇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而下盡於草木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致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去物欲非脩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皆於格物之義無當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格物不明而明親之功何由實乎明親不實何由止至善而脩己治人之道以傳乎此孔孟之學之所以亾而後儒學術支離龎雜使人不得其門而入也今其言曰物非他卽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卽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要歸

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教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卽格也致也約禮卽誠正脩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卽由於此也豈以誦讀爲事靜坐爲功乎豈置道藝之實務舍下學而躐等以言性天乎又引馮應京之言曰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於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之設庠序學校唯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爲孜孜而德行備乎其閒矣旨哉言乎切實而可據簡易而可循非學記所謂大學之正業而確然入道之門哉源故心悅而誠服焉矢之先聖以相助明行斯道爲任學禮以立其綱內而身心動靜一致加功不入空虛不流泛濫外而實究專精經

世之務不鶩夸誕不事繁瑣置省身錄時刻自檢以驗其功之淺深進退發憤刻厲務抵於成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苟得以餘年進德脩業入孔孟之門牆追明親之實境得志行乎天下不得志傳於後世使自嬴秦毀滅漢唐訓詁僅存宋明表彰未盡之道一旦而復明於天下則其德與功之所立與僅以經濟文章自見者何如於戲此顏先生所以不可不歸而剛主之書不可不虛心讀之專力求之反覆觀之精詳體之而不得以世儒之成說自畫俗人之門戶相持也吾兄得無意乎要亦患學之不得其門恐信道不篤見紛華而悅目益同志無多期與剛主博求之天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同聲相應未必無人況吾兄夙日同肝膽其性命之友而可不與之共哉與方靈皋書

來教所云生民治亂之說乃千古聖賢豪傑所以自任之重顧

自任者必有其具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慨自孟子歿而學術分戡亂者以權奇致治者以文具所謂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者特以章句爲文兵戎爲武曾何足語於戡亂致治之數唐虞三代之取才聖人之教人大約不外德行藝三者內以治己外以治人而戡亂致治之具卽不外此故其人才迥非後世所敢望及先王之道喪傑士徒知有功利而儒者高則談性命卑則事訓詁最下從事於詞章其具將安在乎然則後世治日少而亂日多非天之生才不逮於古亦學術得其偏而不能通其變誠如來教所云耳乃近僅有陽明得孔孟體用之全時人則痛加詆毀以自飾其陋劣而謬附爲眞儒趨勢附和者徧天下又何足與言哉源是以將時俗所持程朱陸王剿說概置不道獨從事於先王道藝之訓又以賦質庸鈍無所成就苟得一守先

王之道以天下為己任而實有其具者為之依歸盍不性命以之而登特以一人之知已為幸乎源生平性命之友有二一曰劉繼莊一曰李恕谷此二人者實抱天人之略非三代以下之才惜繼莊已歿而恕谷亦不能朝夕共學今見高賢之論竊幸吾道不孤可以開途啟鑰左右以成其學達則施於時窮則傳於後但未審高明自任之具居何等乎更須面質以訂久要不敢徒作語言文字觀也復姚梅友書

宋儒承五代之衰振興儒學使人尚知孔孟當尊而六經以傳功固鉅但其學以性天為宗旨自謂陵唐軼漢不知陰壞於二氏致儒者高談性命不殊晉代之清言絕無聖人經綸實學坐視宇宙淪胥不可救而害且遺於有明暴讀先生太極河洛圖書之辯固恍然於其病源之有在矣源竊恨聖人之道不明行

於後世又不得其門而入惟僅近日程朱陸王門戶之學不講獨從事於經濟文章期有用於世伏聞先生絶意進取窮經考古　埽諸儒掩翳附會支離之說發人所不能發言人所不敢言而旁引曲證確乎有據不可易源嘗欲負笈從遊沮於時未獲所願後交蠡吾李剛主自言不遠數千里問業於門得所未得剛主故受學於博野顏先生者也顏先生乃盡洗宋儒之見以六藝爲宗而直溯唐虞孔門教學之實剛主所以聞風請正非以所見有同然者乎儻得一棹錢塘獨拜牀下而聆緒論以稍窺斯道之涯涘聽亦高明所不欲揮之門外者乎與毛河右先生書

天下無人久矣如先生之學之才豈特爲天下之善士蓋與千數百年之傳人竝驅而爭先者豈某阿其所好之言哉實有所見難爲紛紛俗子道也宋儒於六經不爲無功至所講性天固

知其淪於二氏未嘗以爲然也然於傳注之謬誤卻未深究以淺陋之學習而安之多以爲誠然祇覺爲友人脩郃陽志郃陽即洽陽也朱氏謂後世洽水絕因合水加邑爲郃按洽水至今未嘗絕而郃陽之名自秦至今未有改水經并無洽水之名洽字亦無水名之說蓋由假借以郃爲洽故朱氏誤謂至今合水加邑耳及讀正事括略乃知其誤者果十八九也某近著有讀易通言六卷謹錄其敘并太極說呈教自謂可附羽翼之末不知其有當否也至論聖道不外忠恕一貫四教四術云云眞得聖人內聖外王體用兼全切實之旨顧愚以爲頗先生以六藝爲宗其說非相河漢六藝不出乎禮聖人以禮脩身以禮齊家以禮治國以禮盡性至命以禮經緯天地小大內外精粗顯微一以貫之童而習者此也神而化者亦此也故可以盡仁道之

余備聖人之道之大以六藝而成六德六行顏先生實有體認之言漢儒以六經為六藝恐不若周禮為確請更實之

再與毛河右先生書

太極者有耶無耶曰有有生於無老氏之說矣儒者以為陰陽動靜之理則形而上者也可以有言乎曰不觀孔子之言哉易有太極實有矣然太極為易有不為陰陽有天地也陰陽也乾坤也孔子之言數數也曰易曰變曰化曰通曰神孔子之言數數也如所言是陰陽之本矣所以易與變與化與通與神之故矣孔子豈其吝而不詳說之以示人乃一舉而不復哉然則太極何所指曰五十之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者太極耳故曰太極實有不可以言無太極為易有不為陰陽有有為陰陽有是不能見其有者矣不能見其有而謂之有是無而之有之說也

無極而太極之說也孔子豈爲之哉噫形而上者謂之道過此以往聖人所不言也言之者皆妄也儒之所謂太極者旣非則其以初畫奇偶爲兩儀兩儀各加奇偶爲四象四象各加奇偶爲八卦由是遞加以成六十四卦者非方士異端誣易之說乎且夫太極非象也以其爲大衍之主特尊其稱比於皇極之義耳下此皆象也分而爲二以象兩象兩儀乎曰非也兩者陰陽也儀也者容也亦象也兩儀卽兩象掛一以象三三才矣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卽四象乎曰有說焉陰陽有老少以九六七八象之四時固不可爲四象然天地之陰陽老少於何見之見之在四時耳蓋陽初生漸長少陽也極盛而消老陽也陰初生漸長少陰也極盛而消老陰也陽之長卽陰之消陽之消卽陰之長迭爲消長卽各爲老少故一言四時而陰陽之老少具

象四時卽象陰陽老少也然而太極何以生兩儀假令不虛其一卽不可分爲二乎兩儀何以生四象假令不分爲兩卽不可揲之以四乎曰五十無不可分爲二但不可以象兩兩者陰陽也象之者奇偶也以五十分爲二非兩奇卽兩偶必不能一奇一偶以象兩也是兩儀必有太極而後生也合四十九無不可揲以四但不可以成四象四象者以四營之奇偶相襍而後得也合四十九而揲以四其奇但一奇而已必不能奇偶相襍以成四象也是四象必以兩儀而後生也有四象而後成爻十有八變而後成卦是八卦必以四象而後生也聖人揲蓍求卦之法蓋如此嚮揲蓍者求已成之卦觀其象辭占變以卜吉凶非畫卦之謂也畫奇偶以象陰陽各三之以爲乾坤乾坤交索而成六子八卦相重而爲六十四乃畫卦之法也孔子之言也易

有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之說哉又易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說哉四畫五畫之卦鑿空而爲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武斷而定之鈑聖亂經荒誕謬戾在方士竊吾易而別爲說以售其欺不足責也儒者旣惑其說遂以誣聖經而誤後世罪可勝言哉噫彼謂太極者理而已理可圖邪圖太極愚矣圖而說之愚而夢矣嗟乎瞢瞢者天下皆是也可言夢乎覺之覺之歸於孔子而已矣太極說

源於癸未歲介李子剛主執贄於先生越歲先生歿時源在關中旣反剛主示以所輯先生年譜源爲稍易體例閒有所附論旣成爲之序曰孔孟以前無所謂儒者儒卽君若臣功卽德治卽敎孔孟窮而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卽功敎卽治視二帝三王

益皋伊傅周呂蓋有殊哉先生嘗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甚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經天緯地盡性贊化之能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噫此聖人之澤所以不被於天下者二千年於茲也先生崛起無師受確有見於後儒之高談性命爲參襍二氏而亂孔孟之眞確有見於先王先聖學敎之成法非靜坐讀書之空腐確有見於後世之亂皆由儒術之失其傳而一復周孔之舊無不可復斯民於三代於是秪行禰德一以禮樂爲準射御書數竝成其能毅然謂聖人必可學而終身矻矻於困知勉行無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弘濟蒼生爲心於戲先生年譜具在可考而知也譜自三十歲以前剛主據先生戊辰自譜及夙所見聞者爲之以後則據日記後之學

者苟能以先生之學爲學絕去空虛文字之習合體用經權文
武爲明親一致之功何德不可就何治不可興何亂不可除而
三代之盛何不可以再見乎源與剛主及及門弟子共勉之且
願與天下後世之有志斯道斯民者共勉之矣顔先生年譜序

帝王必據形勝以爭天下名將必知地利而後可以行師以攻
則利而敵不能守以守則固而敵不能攻攻守皆便而我常處
於不可勝以乘天下之閒此形勝也攻一城而百城俱不可守
守一城而百城俱不可攻正兵扼其吭而奇兵衝其腹長固可
以制短而短亦可以制長此地利也故不據形勝以爭天下猶
置身荊棘陷阱中而與平地之人角勇力也不知地利而行師
猶瞽者東西莫辨而懵然以往也雖然四海廣矣形勢殊矣必
待周行歷覽而後能得其形知其勢力有所不能不能周行歷

覽以得其形知其勢而欲倉卒考究於臨時或已至其地而後審其利害又勢有所不及然則天下形勢竟不可得而詳而古之帝王名將皆幸而適遇其便者乎今夫天至高也厺人至遠也欲推其度而知日月星辰之次亦難矣然而無難者有歷以紀之有象以窺之也古者職方掌天下圖籍故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四方形勢蓋郡國封域山川阨塞道里遠近戶口多寡按籍以求可以瞭然於心而知其勢披圖以考可以瞭然於目而得其形是地之有圖籍不猶天之有歷象乎然而圖籍難言矣詳於郡邑而不詳形勢則要害莫辨而不知攻守之所宜詳於今而不詳於古則不知古人據勢以自強因地而致勝之故此籍之難也東西倒置而方域乖遠近錯迕而形勢繆險夷迂直衡僻之不分通衢支掛歧生之不辨此圖之難也夫天下既不

可以周行歷覽又不可以審利害於臨時所恃以得其形而知其勢者唯有圖籍而圖籍之不足恃又如此豈非留心世務者所深恨歟余不自揆嘗有志於此於是博覽輿圖參攷互證輯爲一編名曰輿圖指掌先以總論後分京省而每省亦各有總論以冠其端九邊卽附於北直山陜之後江防海防之要並詳於沿江沿海各省總論之中其於諸郡獨載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屬邑山川他若宮室人物無關於形勢者皆不錄而古人行事有足以證其地之輕重者皆附載焉又按其方域遠近山川要害畫爲圖圖成方丈雖不能無誤然較之世俗所傳者固大不侔矣天下形勢總論詳矣一方形勢每省總論詳矣前賢之論列於前余之緒論附於後按圖稽古斟酌攷訂其於攻守之宜或有一得焉然而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自古其難未嘗周行

歷覽而但求之圖籍之閒余終懼其不可恃也

余自幼喜談兵讀蘇明允權書陳同甫酌古論心慕其為人稍長學孫武兵法略知奇正虛實之術而束伍營陳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法槩不得其詳易每遇老於行陳者問之其言皆野戰之事而與古節制之師不合嗟乎野戰可以制勝而無事於兵法久矣節制之說竟無從得其詳及讀戚南塘練兵實紀與趙本學續武經總要而後有得也蓋用兵有自治之道有制敵之道自治之道不外乎節制制敵之道不外乎奇正必有節制而可以立身於不敗必知奇正而後可以決勝古之伯王之主謀臣良將所以開基定亂而成大功者莫不由此余故即其所見彙為兵法要略二十二卷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則孫子諸家之說刈其繁而存其要用

兵之方略也中篇則束伍營陳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台戰攻城守壘之法也下篇則自春秋以迄於元古人用兵之往事也辟之醫上篇所載其陰陽氣血之理臟腑之性與凡百病之原而察脈觀色之術乎中篇所載其諸藥之性之用並所以炮熘炙劑調劑之事乎下篇所載其歷代名醫成案而已試之良方乎使爲將通於此三者於以追古名將而獲野戰之師曷難哉余初聞兵法莫詳於武備志貧不能購思之十年不得見及余書既成始得觀其大略而與余三篇之意殊不相遠竊自喜暗合乎前人特病其雜而不精浩繁而寡要於是擇其簡要適用爲余所不及載者錄爲二卷附於中篇下篇之後曰補遺庶幾自治制敵之道俱備於此而學古兵法者有所考鏡而得其要焉

周以前所遵者黃帝之制損且益莫能外也秦以後所遵者秦之制迄今莫能外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治治天下之法可苟焉已哉有巨室於此棟橈焉弗除栭摧焉弗覆揩焉拄焉簷垣圮壘焉易其瓴甓戶牖之關塗丹雘焉衎衎然安矣易主以十數莫不然吁覆厭屢爾矣而莫之卹不亦悲乎秦壞先王之法禍中於一時後世因之禍流於萬世且夫草昧初造利天下已百苟因前制立國已百位天地育萬物立心者誰乎勢已定功已成欲變法難矣於戲法至明而弊已極倘可塗飾朽敝以爲安哉非盡毀其故而別爲構不可以爲居非盡棄其舊而別爲規不可以爲治予不揣固陋爲平書十篇平書者平天下之書也一曰分民二曰分土三曰建官四曰取士五曰制田六曰武備七曰財用八曰河淮九曰刑罰十曰禮樂爲文十有五

首分上中下三卷大抵本三代之法而不泥其迹準今酌古變而通之以適其宜參取後制一洗歷代相因之弊而反乎古要使民生遂人才出官方理國日富兵日強禮教行而異端息卽使世有變遷苟遵行之毋失亦可為一二千年太平之業嗟乎此愚志也而識未必逮也世之君子有與予同志而補其不逮者乎動而以順行復斯民於三代予日夜望之矣平書序

陳摶聖人之賊也竊物者人之賊竊道者聖之賊聖人之道備於易天亦備於易易可竊乎陳摶覓起而竊之且夫易有孔子不猶天之日月乎無日月孰知天之高四時行百物生之廣且大無孔子孰知易之所由作彌綸天地冒天下之道而不窮嗟乎或世誣民者僞也為所惑而不能辨者愚也非所有而竊之者賊也以賊為祖反昧其祖之所自來者悖也本義先天之說

胡爲來哉摶之說焉耳孔子不知摶知之文王周公不知摶知之憊王通冒聖人之號宋儒尙目之爲王莽況僞造圖書竊易爲己有居然駕乎文王孔子之上別立一說以欺天下其罪之大小輕重視王莽何如哉無如宋儒爲所愚謂其眞得羲皇不傳之祕孔子所傳不過後天之學遂奉以爲宗亂經蔑聖誤後學以至於今數百年羣然不知其爲僞佛之賊吾道也整居焦穫文武何傷焉推戴極乎哀章漢亾矣況天地古今之大賊乎此予小子讀易通言所爲不得已於作也讀易通言序

大學原文精義縝密無閒而脩浛渾全章句完備故謂爲脫誤而紛紜割裂補緝雖用心良苦然而誤矣嗟乎豈特經之誤已哉聖人無無用之學格物者大學之首也乃或勞心於其所不急識等以求夫高遠則聖人之功用何由見乎李子恕谷弱冠

受業於顏先生知先儒之解未確沈潛諸經博覽古今之說參稽明辨徧訪於時賢久之信然於顏先生之說乃擴充互證爲大學辨業以傳於世辨而不爭故而非鑿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豪傑之士孰能爲之予嘗以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足盡儒者之能事德行體也言語政事用也文學所以明其體與用也自孟子歿而道術裂要皆不出四者之分而流弊遂不知其所底宋儒一歸於德行反經以救人心之陷溺功可不謂弘畧顧用有不逮則經有餘權不足脩己有餘治人不足善化有餘禦暴亂不足正誼明道有餘利天下成大功不足夫豈所謂大學之道乎噫二帝三王之天下至宋盡失烏得謂爲儒者之過然以理爲教而諱言兵尚虛文笑實武繩墨以束其才佔畢冥坐以柔其習自謂遠追三代而使豪傑束手不能

有爲奸宄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蓋非風氣議論所漸漬使上下陰受其弊而不覺與然而宋儒固皆君子也雖有不逮身心則無虧也即其所見未嘗不各有所得卓然可傳於世而非誣也乃若後之借程朱立門戶以爲名而競爲私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乎予不得而知之矣大學辨業序

立國之道五曰德曰治曰武曰教曰文義得之仁守之曰德立紀綱明政刑使奸宄不作賢才舉而民生遂曰治武者戡亂克敵威立而民服也天下雖安不忘戰也教者人倫禮樂文者華飾詞章也五者備則德足以懷天下治足以守天下武足以威天下教足以化天下文足以柔天下三代是也故其享國各六七百年而周以文勝故其後寖弱儒者之論曰聖王之治天下

不任法而任德左武而右文烏呼秦隋滅德作威固所以速取滅亡若宋藝祖削平僭亂使海內得離戰爭之苦累仁相繼數十年淡仁厚澤德可謂隆矣徽道德之士用詞臣教至而文盛矣乃當其盛屈首遼夏含恥忍辱蠶蔣城之役舉族北轅登文德有不足與法不善武備不修所致也且天下之生久矣世既變所以治世之具不得不與之俱變干戈以易揖讓聖人所以治三代之世者已不同於唐虞而或者乃於千餘年之後鰓鰓然據遺文以爲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舞干羽可以克敵於是講法令則以爲申韓論設險則曰在德不在險談兵法則羨疾痛惡而以爲民之賊而其所恃以治天下之具則訓故詩書談性命委悉周詳於繇文曲貌烏呼世風日下亂臣賊子愈出而愈險國家之患愈出而愈烈唯法以制之威以讋之使之形

格勢禁而不得為亂各安其所而不必為亂寢偃伏而不敢為亂如此而已若徒恃區區儒者之論以治天下必四海之內荒服之外盡為善良而後可否則揖讓而治豺虎推赤心以化蛇豕其不害於家國者幾何哉吾謂三代而下立國最善者莫如漢高光救民水火文景明章休息愛養其德也刈群雄誅梟亂其武也尊儒術崇孝弟搜遺經其教也文也至於掄才不分文武任賢不拘資格湯軼簡易使人人得以盡其才其立法之尤善者夫豈唐宋所得及與然唐之德固無愧於漢文武分而武臣未嘗不重後代綱紀雖弛而人才未嘗不得盡其用又豈可與宋之孤立微弱文法密而武備弛者同日論哉要之德不足以懷天下國雖強民必叛法不足以守天下武不足以威天下德雖厚國必削三者備矣而教不足以化天下勢雖固而倫

紀不修人或近於禽獸四者備則治國之道全矣文者其餘耳至於魏晉南北朝五代之君四者俱失而僅存其文或獨用其武或五者俱失故其亡也或數十年或數年而北魏立國最強雖無大功德於民而君臣代有賢人故享國獨久及至孝文修明禮樂粲然稱極盛而魏氏之衰卽基於此嗟乎後之君臣徒欲以文治天下亦安見賦詩可以退敵而大學章句足解厓山之禍也乎吾故爲之說曰爲天下者德以爲本而法與武敎與文輔之五者之中不急者唯文也四者闕一不可以爲國矣不急者唯文也立國論

顏氏學記卷八

績谿胡元絜練谿校栞

顏氏學記卷九　緜莊

戴望述

徵君程先生廷祚

程先生廷祚字啟生別字緜莊初名默後更今名其先爲新安望族遠祖元鳳相宋度宗朝傳十五世爲先生祖某始遷江寧寄籍上元遂爲上元縣人父京蕚字韋華能詩工書遯迹不仕年近六十始取妻生二子先生其長也生有異質讀書過目成誦髫齓時不妄語言好正襟危坐論古今忠孝大節韋華公家極貧恆書屏幅易薪米日閉戶課子俾習灑埽應對之節客來進雞黍侍立左右如古弟子職凡羣經諸子史漢騷選之書無不讀年十五有父執過訪知其才令作古松賦日未移晷得數千餘言由是知名先生弟嗣章長史學而先生游好在六經韋

華公卒免喪偕弟出應試補諸生旋識武進惲處士鶴生始聞顏李之學上書恕谷先生致願學之意康熙庚子歲恕谷南游金陵先生屢過問學讀顏氏存學編題其後云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習齋先生起於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風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其非蓋五百年間一人而已故嘗謂爲先生者其勢難於孟子而其功倍於孟子讀其書則其語言行事之實可得而知也於是確守其學力屏異說以博文約禮爲進德居業之功以修已治人爲格物致知之要禮樂兵農天文輿地食貨河渠之事莫不窮委探原旁及六通四闢之書得其所與吾儒異者而詳辯之蓋先生之學以習齋爲主而參以梨洲亭林故其讀書極博而皆歸於實用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王鋐以先生應詔乾隆元

年至京師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門下屬密友達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遂以此報罷時年四十有五自此不應鄉舉杜門卻埽以書史自娛而尤注力於易不喜漢儒互卦卦變卦氣及宋元河雒圖書太極諸說唯取王輔嗣程正叔項安世及近時李文貞公觀象數書著易通六卷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又爲彖爻求是說六卷同時惠徵君棟昌明荀虞氏易頗不然之謂鄭谷注周易專由象數以推人事尙宗漢儒古訓而先生幾欲廢象未免爲王程二家所錮背其師說先生聞之亦弗以難也少歲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尙書冤詞詆護梅氏書乃爲古文尙書冤冤詞以攻之旣刪定其藁爲晚書訂疑又推拓其說別成尙書通議三十卷又著靑谿詩說二十卷論語說四卷周禮說四卷禘說二卷主萬充宗氏之言春秋

識小錄三卷同時沈徵士彤鍾員外晼皆推重先生經學有疑恆相與質證乾隆十六年　上特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以江蘇巡撫雅公薦入都復報罷歸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於家年七十有七無子弟嗣章以次孫兆晉爲先生主後云先生狀貌温粹志淸而行醇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爲厓岸而自不可犯以家近靑溪生平出處與劉瓛兄弟相類晚年乃自號靑溪居士所箸自羣經而外又有文二十卷詩二十卷先生沒後其易學及春秋識小錄采進四庫書登諸箸錄而詩書皆未板行今則兵燹以後恐歸亾佚幷其易通等書亦未見唯論語說及文集猶有傳者而予求其集不可得廑見其論語說及晚書訂疑寫本而已竊嘗論自嘉道以來師資道喪而皖北鉅公始以文人末流妄附講學斷斷於程朱及非程朱之辯

實則於程朱遺書亦從未研究不過鼓時文餘習侈張俗說附其餘光以邀衆好已耳不學之徒喜其說爲捷徑從者如歸市於是毒燄所煽幾滿天下至今未已當時先生羣從不能審決白黑至屬鉅公爲序其文集純以虛謬之談思駕乎自得之學之上可爲憤疾者也先生嘗謂墨守宋學者非墨守漢學者爲尤非繩以信古傳述之義其言固不能無失而其說經則亦多自是之弊較之二莊惠戴諸家相去甚遠然終非空疏淺薄不求實事者比況其德望行業又卓卓爲鄉人師表彼鉅公之非之固無傷於先生適足以形其醜陋耳夫以布衣無名位之人歷年既久而至今其鄉人士猶尸祝稱道弗衰亦可見先生之流澤長矣彼文人附俗之流何足與於斯哉因次先生傳而縱論之如此冀以語世之特立君子焉

論語說

古者學必有業邢疏載皇氏引學記文王世子諸書所言是也其謂學有三時亦具有意理王肅注云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是以可說此皆前儒去聖未遠訓說論語之正義也古所謂業詩書禮樂而已茲四者君子所由適於道之具也適道之具不修則壞時習而說說所學之爲我有而庶幾道之可得而入也論語首記夫子此言以定儒者之實業而詔萬世即示顏子之博文約禮也三代而後不聞所謂禮樂矣書則眞僞錯出詩則訓詁日淆學者旣無所據以爲業而記誦詞章之俗學與非聖害道之書又不可以爲業蓋天下之倀倀焉莫知所之久矣宋儒雖嘗尋遺緒於微茫而廢者不可復興絕者不可復續故集注惟以明善復初爲說而未遑直指古人之業後人不知學有今

昔之殊而論語屢言之博文約禮卽此章學習之事與舍是而無所以爲明善復初者其皆不能無誤也夫

修孝弟以興仁道疑有子非獨爲士庶言也蓋犯上作亂害之在家國者春秋之世無國無之有子之意乃欲人君躬行孝弟以化其下使民興於仁有以革其悖逆爭鬭之心而國家長享和平之福此本立道生之說也若欲士庶敦行孝弟則事有精密廣大於此者雖云通于神明放乎四海可也而遽言犯上作亂何爲哉

中庸分好學力行爲二論語又以文行對言則入孝出弟以下力行之事也學文好學之事也人生有倫常則有行有事物則有文文之與行相輔以濟而斯須不可離者也文莫重於詩書六藝身心家國之大用存焉有餘力則學文蓋弱冠以後則年

曰毓而道曰廣所以周其用者不可緩矣古法淪亡漢後學者
不知文爲何物故馬注但曰古之遺文而漢書以六經爲六藝
又誤之甚者也恕谷先生曰宋人爲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性
天外亦致力倫紀而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於文以及虞書
周官禮記所述古人教學成法昭然可考者獨置之若遺則非
學問之小失也觀此章集注所載諸說大槩以文爲文辭文采
之文惟朱子所訓爲確而猶未能盡除班氏馬氏之見宜其注
首章不過曰明善復初而僅以玩物適情爲游藝之解也
周人祭祀燕饗以二南雅頌爲樂章餘不入樂者學士皆誦習
之春秋以下士大夫以之言志而最盛於襄昭之世所謂賦詩
斷章取所求焉者也若詩之有關於德行教學則至孔子始闡
明之其載於論語者七章言詩之用莫詳於小子章而無邪一

㳒是聖人已自處於聖之極至矣
耳順者知言以知人之功其事不易故論語以之殿後孟子自謂知言而不許他人推而上之則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矣初學亦可畱心積久而後至此故序於六十朱注以不思而得爲訓訣中之誤也
或疑夫子之荅孟懿子近於隱語不知夫子曰無違者教以無違事親之禮原主於禮而言也然僅曰事親之禮安知懿子不求諸溫凊定省問寢視膳之節文乎則爲未達於夫子之旨矣故復因樊遲以申其說而明所謂禮有大於此者也前之所荅微覺渾涵因朱注以理代禮而遂成隱語耳實則論語言禮而不言理也
觀人之㳒須合始終久暫而後備以者偶然之所爲也其人有

所爲而偶出於善則常時所行必違而公之由者所常行也其或外有邀慕而勉於爲善非出於本心之誠則久而必衰安心之誠然者也合此三者則其人之善惡誠僞不可得而掩矣由卽莫由斯道與民可使由之由朱注謂意所從來按往古經書由字訓行者多而訓從來者少且聖人見人爲善方欲勉之以至於安若事必問其所從來之意是阻天下以向善之端非聖人與人爲善之心也故解春秋者謂有誅意之法皆大謬不然春秋所誅乃亂賊所爲之事耳宋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以其先殺孔父而奪其妻也朱子之論太苛不能無疑然則察其所安何謂也曰爲善而終不免於近名則非誠於爲善可知矣於其終而方以是察之非聖人待人之厚哉

春秋之世未有楊墨老聃雖生於孔子之前而其學則與鄉行

惠施莊周公孫龍之屬並興於戰國皆非論語之所謂異端也至若佞人利口鄉原則人類中之不正者聖人固嘗惡之而亦不得謂之異端又中庸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注云身向幽隱而行詭異之行以作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類是也此雖聖人所不為而欲謂之異端似亦未當且攻之為言以彼實有其物與其事也害之為言以其有累於吾之所當攻與當務也自來箋注未能明著其義善乎何平叔之解子夏之言也曰小道謂異端夫小道即百家衆技朱子釋以農圃醫卜之流是也上古聖人分道之緒餘以備物致用而利天下若自堯舜以後則道有統學有宗儒者之業惟在經緯天地綱紀人物其用則內聖外王其本則道德仁義其事則詩書禮樂為之者日不暇給彼百家衆技雖有可觀而儒者視之則皆命曰小道而不足

以爲學矣故樊遲請學稼學圃而夫子斥以小人又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蓋賤之也則信乎小道之卽異端而後儒以楊墨佛老當之者失入之論也夫子以世人致力於小道則必爲大道正學之害而言此以救之若彼以楊墨佛老爲可攻者其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共天下不同中國非聖無法舍其誅殛之罪而僅以爲有害則斯言也不且幾於失出乎況夫子之時固無楊墨與佛老也子夏以爲致遠恐泥君子不爲與夫子此言若出一轍然夫子不曰小道而曰異端何也夫端物之初起者也初起而異其端則殊途而不同歸矣曰小道人或猶以爲道之緒餘攻之無害曰異端而後天下皆知其不可攻烏呼聖人所以一儒之統者嚴矣

素以爲絢素猶言本色也絢華飾也言此人有倩盼之美質而

惟安其質素之本色不施華飾猶所謂芳澤無加鉛華不御者子夏問而夫子以繪事明之攷工記曰畫繪之事襍五色後素功謂先施青赤黑黃四色而後以白采分布其閒故曰素功恐白之易漬汚也夫子言美質在先而華飾在後觀於繪事則天下有用素以爲飾者詩言如此則彼雖不施華飾而其質素之本色非華飾之至者乎子夏聞之而恍然於禮文之當後也記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禮之文所以分辨乎倫紀者也然必以忠信立禮之本加繪事之先施四色者而分布白采於後然後禮之用爲無弊是以言禮之文當後也夫子惟承素字子夏惟承後字措意各有所在

忠恕乃天德王道之統會聖人以下雖所造有大小深淺之殊然盡倫盡性不能舍是而有所謂道也若藐視忠恕而以一理

渾然泛應曲當等語發明一貫反有幽虛之弊至謂曾子有難言於此者而借忠恕之名以爲說尤覺支離使曾子誠以夫子之道不止忠恕則教門人以姑用力於此可也又何必爲此竭盡無餘之詞哉邢疏雖亦有一理統萬理之語而直謂此章爲明忠恕所見確於朱子遠矣

孔注以斯指仕進之道語意甚合聖門之學修己卽以治人無二道也道不外於博文約禮之事故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漆雕氏以已於博約之道未能如顏子之既竭吾才而此道尙未實爲我之所有也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宋人一則曰斯指此理一則曰心術之微使求經義者虛渺而無所憑亦獨何與

性與天道事物之大原夫子於大易中庸言之蓋亦詳矣而設
教之日則有所不言者以性與天道卽事物以為體驟而語之
必有遺其當務者矣今夫人日飲江河之水則不必問其源而
源在是也若舍江河之水而浮槎昆侖岷山於萬里之外則雖
欲療其飢而可得乎大易言乾坤易簡而必及易知易從有親
有功中庸言未發之中而必及庸言庸行三重九經聖人之不
遺事物以言性道有如是者漢晉而下若王何之清談世皆斥
其祖述莊老為天下患乃周邵諸公出以太極先天唱高言於
卦爻彖象之上學者雲集響應圖象之說日紛語錄之書日富
由是人人而皆妄測性與天道矣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
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吾不知宋元以後之天下其視王何何
如也夫子之不言者意深哉朱子於此章以教不躐等為訓非

也夫所謂不躐等者如未學幼儀不教之以學射御未能舞勺舞象不教之以舞大夏也孔門高弟莫如顏淵而夫子之荅問仁則曰克己復禮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旣竭吾才而亦未聞夫子語之以性與天道也然則聖人未嘗以是爲教亦明甚矣而何不躐等之有此章之意子貢蓋勉同門以當從事於夫子博約之教所雅言者而不可心馳於性天之說夫子之罕言者集注以爲歎美之詞亦非也

志者心在於是而一時未滿其欲之謂不獨二子爲然子路一問而夫子以是三者爲言此亦聖人之自視欿然者也觀中庸君子之道四而夫子自云未能謂導引學者欲卑之無甚高論固矣然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雖乾二之龍德蓋莫不兢兢焉則此三語謂非夫子旣病其難而兼欲勉人之意乎宋人徒論氣

衆恐失聖人言志之本指矣讀者審之

老者安之如君安驪姬之安言老者以我爲能安也則所願也養之以安自不必言又如漢地理志云初洙泗之閒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後俗益薄老者不自安與幼少相爭讓是欲安老者而老者不以爲安也信懷放此然則集注所謂又一說者乃經之正解也

不遷怒二語孔子告君以顏淵好學之實也古注謂因以諷諫其說本鑿然觀此章次於可使南面之後則以此爲人君之至德記者欲尊顏子意或有之凡論語先後相屬或出有意學者當隨文以察之無鑿可也

後儒之高談性天非孔門之語上也何以言之觀此章上下皆係以中人則聖人之道唯以中人可知可行者爲準明矣又觀

中人以上曰可以語上而中人以下不曰可以語下則凡爲上爲下皆視中人之所可語而語無所謂下明矣故夫子之四教雅言中人以下由是中人以上亦由是也若克己復禮之告顏子敬恕之告仲弓曾子之直與言一貫若斯之類則語上也若樊遲之先難後獲司馬牛之其言也訒是皆不爲語上而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無害乎其可行也故此章係上下於中人與有語上而無語下其理至精而聖人設教之定範亦斵可識於此矣後儒名宗孔氏而不求其家法且以性天爲語上不其誤乎

志於道章宜與入則孝章參互以求其義不可疑其有淺深之別也道謂聖賢之道彼所稱弟子者以有此志者也旣志於道則當以德爲持守之具而行之爲孝弟謹信汎愛之屬志道據

德則學之在己者得其大端矣而不可不外求所以輔之者仁謂仁人志道據德而能導人以善者也依於仁即彼章所謂親仁也游於藝則學文是也

朱注頗爲可疑按德之爲字在性道仁義之前自唐虞以來未有不以爲人之所得於天而異乎羣生者也其後又立仁字則舉衆善之長而爲言仁之所處者尊而德之所領者廣雖微有此分然德卽仁仁卽德也論語一書未有德與仁並舉者今朱注於仁則曰心德之全於道則曰行道而有得於心豈德之與仁果有異也且既曰行道有得於心又必待據而後爲己有是由外鑠我者德之謂矣而可通乎其訓依字則曰不違夫孔子於顏淵之純粹而始稱之曰不違仁則不得以槩語學者其理易明若學己至此則前何待言據德而後又何必言游藝邪其

說近於支離葢不以仁爲指仁人之故又按少儀有云士依於德游於藝與此章語意相類彼之依卽此之據也唯不言親仁然亦足證德仁無竝舉者

志道之實事在據德依仁爲據德之輔游藝又爲據德之用葢志道在心據德在行又求仁者以夾輔之學之事備矣而所以爲身心家國之用者則莫大於六藝文之與行相需而成者也游者如魚之涵泳於水而不可離之謂朱子之解自當唯以藝爲小物游爲玩物適情未確

泰伯爲太王長子凡太王遷國建都肇基王迹者泰伯之翊贊爲多故皇矣之詩云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儼然以泰伯爲有周創業之君且見其爲天命之所屬而退然不居此孔子至德之稱所由來也史記所載可信者惟采藥荊蠻之事若謂太

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非也古之聖賢豈有預希天位而舍長立幼哉皇矣之詩於王季極言其有人君之德可以奄有四方以明泰伯之付託得人雖遜居中國之外而無憾然則授國季歷乃泰伯之志而非太王之意也且令太王誠有此意而泰伯逆而成之孔子或謂之孝可矣而何爲以讓言哉然則泰伯之讓乃所謂天與賢則與賢也而行之於家庭則其德與堯舜同而其事有難焉者安得而不曰至德乎三讓之說訓者不明竊謂德爲聖人一讓也分居嫡長二讓也有開國之功三讓也考亭注此章最爲舛誤善乎先君子之辨曰太王去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之時未久不可云商道寖衰而太王迫於戎狄自邠遷岐創立家國亦不可云周日強大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乃魯頌夸大之詞非太王有翦商之志也太伯不從注左傳者謂不

從父命大槩是謂不從立己之命故下文云是以不嗣而謂不從太王翦商果何據而云然乎若謂太王因泰伯不從翦商而卽欲傳位幼子以及其孫是太王有憤心於冢嫡而廢之也泰伯知之遠逃荊蠻是泰伯以不得嗣位而懟其親也又云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是眞有見於商之可翦而泰伯薄天子而不爲矣此其所爲三以天下讓乎世俗有讓商讓周之說然在朱注則讓商爲多居然以探懿目太王不亦傷讓王之心哉

興於詩當主美刺立論考亭因攻毛序盡改國風中刺淫之詩以爲淫者所自作而於此遂曰詩有邪有正其實非也夫善者有美惡者有刺詩之大綱出於是非好惡之心而不容自已者也小雅無論國風自邶鄘衛以下其詩孰非賢士大夫閔時憂俗之作卽桑中溱洧莫不皆然苟謂出於淫者之口則以醜行

自爲宣播此情理之所必無若誠有之則天良盡泯而爲人道之反常錄詩者登之於竹帛設教者取之以授受亦何說與後代誤信斯言幾爲詩禍夫子曰興於詩卽好善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之說謂於其所美所刺而得之也非曰善惡竝陳而讀者皆可以興也集注旣云有邪而又曰其言易以感人常人之情感於正難感於邪易然則聖人以邪感人而求其興惡惡之心嚮危矣

按此章言學文之序首言詩終言樂詩曰興而樂曰成詩與樂爲用不同而收效亦異如此鄭氏樵謂詩重在聲歌聲歌旣廢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夫詩與樂固相爲用若虞書之詩言志歌永言戴記之學樂誦詩是也然詩書禮樂竝稱四教則詩至中古已不專爲歌聲至孔子發明詩教惟重義理觀論語所記知

之萬世以下遵守不易鄭樵何人妄稱仲尼編詩徒爲祭祀燕享之用非以說義理也不知所據何書彼直於論語未窺而此章以興言詩以成言樂之指何肎與之論哉

篤信章邢疏云言人當守道其論甚確蓋篤信好學所以學道也守死善道所以守道也夫子謂人旣學道而有得於身則宜以其身與道相終始守死善道兼窮達用舍而言之也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之說蓋本於此故此章重發端二語而下句尤重不入不居以下皆言善道之事能見而不能隱能隱而不能見皆非守死也皆非所以善其道也善道也者猶人獲鉅寶必思置頓之合其宜藏守之得其所否則失其所寶之重而君子恥之矣恥之若何邦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是也宋人旣誤以守死爲洪範之有守而又別以公就

出處為言其於經旨並疏至朱子篤信而不好學守約而不足以善其道等語更為近於支離

亂古注謂理其亂非是集注以為樂之卒章亦未確外傳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云云韋昭注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詞後人於騷賦之末為之所謂樂之卒章也以此例推則亂非關雎之第三章不足以當之而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為風始將謂國風始於關雎之卒章可乎殆不然也按虞書簫韶九成鄭氏注云成猶終也鄉飲酒義歌笙閒各俱有三終所謂亂者非即成與終之義乎於禮二南為合樂合有二義合金石絲竹以歌之一也歌周南而笙召南兩相比附二也此章本言合樂三終而曰關雎之亂者猶大射禮之言鹿鳴三終爾

舉關雎以該葛覃卷耳舉周南以該召南其斯以爲關雎之亂乎洋洋盈耳言堂上堂下歌笙竝作而美且盛也必至於合樂而後美之者猶之簫韶九成而言鳳儀獸舞則升歌笙閒之美皆在其中矣或徑指鄉射禮之惟用合樂者義亦同此亦歌笙竝作後之訓者不識其所謂而僅以閔馬父之說應之可謂誤矣然則史遷亦但襲論語之成言而未必明其義也

尙書云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獨言溝洫者蓋決九川者萬世之功濬畎澮者一時之事故不同也月令載季春命司空修利隄防道達溝洫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溝洫之事一歲之中而三致意焉此皆水土既平以後之定制也三代蓋俱踵而行之按攷工記匠人爲溝洫云所以通利田閒之水道其名有遂有溝有洫至澮而專達於川其下澤之地則又以

瀦防爲畜水之浍蓋古人之制溝洫以厺水害爲先而因而收其利後世溝洫與井田俱廢潦則平陸江湖旱則赤地千里因之饑饉流離盜賊蜂起或竟至於不救胡朏明云禹決川疏河所以抑洪水盡力溝洫所以備洪水其論最善今井田雖不可復若於承平無事之時中原數千里內相其高下之宜多穿溝渠使之逶迤相扶各匯於大川而止既令水旱有備亦足以防戎馬之馳突不亦善乎有志於此者委其事於守令而勿遽責其成效可也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毋意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故毋必無可無不可故毋固以天下爲公故毋我佛氏之學亦能絕此四者而不得其所以絕之之實故既絕四者而彼之離垢悟空舍人倫而崇像教乃其所以爲意必固我之至者與我夫

子豈可並世而語哉張子謂四者有一則與天地不相似雖聖人佛氏各有天地而學者不以實行求之則恐一折而入於彼矣其奈之何

宋人以川流喻道體之不息欲人時加省察而無間斷立論非不精妙然論語初無此語觀夫子所以教及門者無往而非實德實行故示大道之要莫如一貫而卒不離乎忠恕語君子之體仁自終食不違以及造次顛沛而亦未嘗指明道體以言省察也孟子詮釋此章至為明晰川流之喻自當以取其有本為重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人之於學非積厚於本原之地不足以取不窮而用不竭也宋人之學自有所見而遽還改經義以飾己說若此章既有孟子之解所裨於實學甚大且於不息之喻亦可包舉學者宜審度所從不可好新立異而徒流於虛

渺之辭也

恕谷先生曰孟子謂冉有賦粟倍他日蓋其多能習於催科田税一日所入畝前二日非倍取於民也此卽孔注急賦税之意按冉有素以足民爲志而仕於季氏遂以足上爲長聖門謂之聚斂與取非有者同論所以爲世之急賦税者儆也

包注訓闇斯行諸爲賑窮救乏之事與孔注以當仁不讓爲當行仁之事俱質切有理易傳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又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居德蓋謂出納之吝猶孫子之言貴嗇也子路之勇在力行君子之善行期有濟於民物門人以爲難能故前記子路有聞之聞亦嘗以此章包氏之訓訓之非指道德傳習而言也

侍坐章本以應知爲問曾晳一對獨有高世之情而夫子演與

之其故安在夫天生聖賢民物之所託命也故雖累然窮居而濟世安民之心與樂天知命之意竝行而不悖若乃遺世獨立坐視天下之淪胥而恝爾於中則石隱所爲非聖賢之道也此章以諸賢之才皆堪用世而問志以觀其自知之明至曾晳之爲人夫子知之有素而三子言志之時初不令其舍瑟殆有深意夫時至定哀之閒諸侯豈猶有舉國以授賢人而試其禮樂兵農之務者微曾晳夫子亦知三子之遭逢特達不至此也而何以之問胡爲哉不曰藏器以待時乎至於屈伸隱見各有一定之宜而或枉道以殉人或違時以求濟則聖賢之所不出也曾點之對夫子與焉古注曰善其知時甚之矣宋人好高論而不肎密察於理遂謂曾點與聖人同志又曰便是堯舜氣象是此章專重曾點而前後記序之詳均無謂矣夫古之聖賢可以

終身不過明王不可使我無王佐之具此達天盡性之業老安少懷之實事也今三子言志而曰舍己從人又曰規規於事爲之末信如所譏則必玩鳶魚之化機以海天爲胸次而後可以謂之爲己可以謂之知道則堯舜亦將舍其教稼明倫與工虞水火而後無害於其氣象矣且夫子之答曾皙明許三子以能爲國而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敢是何說與後世以宋人之理學比魏晉之清談其卽此類也夫

聖門教人博文之後歸於約禮然禮接事物用恆在外能使內外合一則仁矣克己復禮言自外至內擧一身而聽命於禮也爲仁之道莫要於此故顏淵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之則以視聽言動人一身之所不能無也誠能制之於外而非禮則勿視勿聽制之於內而非禮則勿言勿動是則內外相合而一於禮矣

所謂仁者豈猶外於此乎然則視聽言動者即己也非禮者勿之即克己也非禮者去即復禮也克己之己由己之己無二己也上下尋繹未見所云克去私欲者馬氏訓克己爲約身頗近於理而節外生枝則始於隋之劉炫炫之言曰克訓勝也身有嗜欲當使禮義與之戰而勝之則可以復禮朱子承用其說以克爲勝尙未爲誤至解己爲身之私欲則不惟古無此訓且使經之克己由己俄頃頓有異同無怪恕谷先生之譏之也恕谷云聖門惟重學禮宋儒惟重去私學禮則明德新民俱有實功故曰天下歸仁去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只在與私欲相爭故履中蹈和之實事絕無一言及之去聖經之本指遠矣蒙按去私即孟子寡欲之說不可謂非聖賢所重然以爲克己正解則不可且天下之爲仁禮害者又豈惟私欲哉凡性質之過剛過

柔與智識之浮游昏塞者均足爲害而目曰非禮則舉在其中非私欲之所得而蔽也

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猶前聖之言天道也若大傳之言理皆主形見於事物者而言故天下之理性命之理與窮理與理於義皆文理條理之謂無指道之蘊奧以爲理者宋人以理學自命故取樂記天理人欲之說以爲本原至此章夫子分辨禮與非禮以告顏子乃唐虞以來教學之成法實有所事而與言渾然一理者不同集注自不應混以樂記之說竟諸君子於夫子言禮而不言理之故猶不能無疑也與

夫子既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又言一日能此而天下即莫不以仁歸之是極言克復之大益以惟顏子能勝其任而欲其速爲之也謂以效言者淺謂要其成功者亦非

足食足兵皆所以爲民也民信之者信其實有愛民之心而尊君親上無復攜貳也是三者乃理國之常經缺一不可然亦有時難以並舉不可得而强也子貢之明蓋早已籌及之矣若國家新造戶口凋殘之餘道在與民休息不違農時苟日事於修爾戈矛詰爾兵戎是重勞吾民也當此之時兵有不能足者矣其或天行告沴水旱頻仍道殣相望而驅菜色之民以供賦斂而實倉廩則拊循之謂何當此之時雖食亦豈能求其足乎夫兵不足則寇至將張空弮國之不亡者幾希矣豈待去食而後死哉然爲吾民者皆知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手足之衛頭目子弟之親父母古公遷岐山而從者如歸昭烈公荊州而來者相屬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淡言爲政之莫重於愛民也或曰兵與食皆已去矣而何以見信之能存也曰去

兵者將至於一弦一矢乎去食者將至於一珠一粒乎甚言其不足也兵不能足矣然必繕其城壘固其封守不示人以弱而交鄰有道毋敢戎心食不能足矣而薄征緩刑舍禁弛力移民通財荒政無一之不舉是去兵去食而其所以變民者不可去也所以變民者不去則民信存民信存此立國之本也不然者兵甲雖利米粟雖多而委而去之者豈不以吾之誠不至於民而上下無相維之道也哉夫兵食足而信不足者其效如此則信有餘而去兵與食非所以爲去也政之本務定於此矣

論語中問仁始於顏子問政始於子貢記者於此皆有深意以夫子所以告之者至該至實而非他章之可比也若問政者多矣未有言民信者所謂民信非與民同其好惡者不足以當之古注以爲不可失言則古來人君豈皆以朝四暮三之術愚其

民者又豈盡若商鞅之以徙木示信者若云兵食足而後信孚於民則失其輕重本末之序若云臨危而不棄信則信至此又何爲而可棄似俱非切當之論

朱注成人章謂兼四子之長而後文以禮樂先君子曰斯言誤矣知廉勇藝乃所賦於天之材質得其一亦爲人之所難不可得而兼也而求成人又何必兼乎惟是有四者之質而不文以禮樂則如良馬之不免於蹶齧鷙鳥之惟長於搏噬欲如威鳳祥麟爲世羽儀不可得矣禮以教中樂以教和則偏者可正駁者可純夫是以爲成人也是故武仲而文以禮樂則必無以防要君之事公綽而文以禮樂則必無短於滕薛之失他皆類此而成人豈在於兼四子之長乎縈謹按虞書教冑子以詩樂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亦是化其偏駁之意非直者

欲兼有寬而直與寬者又欲其兼有剛簡也先君子誠朱子之
諍友矣
賜也章古注謂明善道有統者得之蓋道之爲途也廣善之敢
數也多雖聖人不能不由多學多識而入而根本不存焉故夫
子於高第弟子皆示之以一貫然子貢曾子資稟雖異而其從
事于夫子文行忠信之教則無不同故所以告曾子與告子貢
者無二義也考亭謂曾子以行言子貢以知言是有兩一貫矣
豈曾子行而不必知子貢知而卒不行乎況在聖門博文約禮
亦非二事即以所博者反之而爲約也忠恕亦無二道即以所
存而爲忠者發之而爲恕也當其學則有文當其行則有行實
有是學與行之心則有忠實有是學與行之事則有信名爲四
教亦一而已矣而謂一貫有二可乎是則告子貢之一貫即曾

子所謂忠恕亦無疑矣愚不敢附會先儒而割裂經義也
何氏注曰善有元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此言是下云故不待多
學而一知之則非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見易大象況詩
書禮樂之文能不謂之多乎夫子恐子貢以聖學惟止於此故
急言其非而進之以一貫也
子貢問夫子之一貫而不能悟其爲忠恕又不敢直請其說故
他日以一言可行爲問其與不言備君而舉夷齊同機者乎夫
子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於此益信與曾氏之一貫非有二
也夫道莫大於仁聖人敎人不直以仁而以恕者恕則知人己
一體有時而知萬物一體則仁矣豈易言哉其後子貢以博施
濟衆爲仁蓋由行恕而見仁也而夫子教之以近譬終不欲其
遠於恕焉然後知一貫之學之實也

朱注知及章與古注大異古以爲論居位臨民之法朱以爲論學然而古勝及之守之二之字朱指理而言古指官而言則涖之動之二之字俱不可通今按之字皆指民而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言其知足以照臨而仁不足以固結則民雖服其不可欺而不見其有可懷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又曰體仁足以長人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以分得失也知可服仁可懷矣則有齊莊中正之道以作民敬而或耽於鐘鼓管弦溺於遊畋射獵非所謂莊以涖之也莊以涖之猶有章志貞教之方以一民俗而不定其品節之宜與以率循之則非所謂動之以禮也夫知及仁守而涖之以莊大端備矣而不能以禮化民猶爲未善然則居位臨民者豈可以一端盡哉

道不同不相爲謀如治道則許行之並耕不可以參帝王經世

之務學術則告子之義外不可以亂聖賢仁義之統道同而相謀則有扶持灌溉之益不同而相謀則有晦蝕淩雜之憂宋元以後講學者流弊多端狂以希夷謀其始而非盡象山陽明之過也

古人無訓詁詞章之事所謂辭者言辭即言語也辭命則施於邦交儀禮聘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夫子此言蓋指辭命而言然後世撰述之能事亦不外於此矣

季氏自平子逐君而後不復知有臣禮孔子以布衣揩柱其閒抑子然攻冉有冒言陳恆之當討極論顓臾之不可伐以正名分而杜奸邪此魯之所以危而不墜也然以由求之賢一臣季孫而遂昧於大義豈夫子所能逆料哉今按自章首至是誰之

過與其實冉有至矣責冉有者責其助季氏滅社稷之臣以自廣也乃冉有曰令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猶敢以是說進何也而夫子於此亦但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其語不若前之峻厲登欲富則顓臾不可伐而保世則猶可伐乎然則何說曰周人之制諸國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曰君其家相邑宰皆曰臣貴臣服其君皆斬與卿大夫之服諸侯同衆臣猶服齊衰三年其尊如此時至春秋皆世爵邑草野之俊彥舍私家無由登進而仕於私家者服其職如公朝苟不爲之計深慮遠防患未然則不爲忠於所事君臣之分然也故孔子於季然之問但言由求之非大臣而不言季氏之不應有大臣亦見其繫此皆分建之弊也至戰國而其風一變羈旅遊宦可以奪貴戚之權而世家巨室爭以養士爲重孟子大賢於齊梁之君皆與分

廷抗禮而奴隸視王驩等非其獎之寵無所復入而將爲三代以後之天下哉并有之遁辭敢以蒙其師夫子不能罪其忠於季孫而但非其盡忠之無術乃時勢使然窮經尚論者不可以不知也

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爲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雖其人不自知爲天命而畏之而聖賢不敢也故進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之巧而日導之以非所謂是何足於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古注以大人爲與天地合德之聖人誤矣夫聖人在上小人焉得而狎之哉

性所無謂義理氣質之分也有之自宋儒之論性始夫堯舜不

世出而孟子以爲人皆可以爲堯舜者言凡人之生皆與堯舜相近也然則性相近之說卽性善之說也若謂孟子專主義理論語兼言氣質則形色天性也豈非孟子之言乎至於善惡相去或相倍蓰而無算者孟子以爲陷溺卽孔子之所謂習也一聖一賢豈異指哉而何以謂孔子以氣質言性也乃若天下之人秀頑淸濁厚薄偏全萬有不齊若此者與生俱生不可以爲後起之習而又以爲非氣質則未足以服宋儒故夫子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則中人之智可移於愚中人之愚可移於智中人之智與愚亦可互移於上下此則氣質之說而習之所以遠也夫人性皆同故曰相近氣質之不同如此而曰相近猶得爲聖人之言耶惟習之相遠根於氣質則可由上智下愚之說而推之上智不世出下愚亦不世出而充

塞天地之閒皆智愚之可移者是故聖人惟欲天下之人愼其所習以無汨其性之同然而教學之大用與焉矣

在天有陰陽舒移之異在地有剛柔燥溼之別此天地之氣質也人資血氣以成形謂之氣質氣有美惡而皆不能無偏因偏以流於習而去性始遠矣古聖賢設教惟於人之氣質加以矯偏救弊之功不言復性而性已復蓋性者天地之中也偏去而中見矣堯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直寬剛簡皆氣質之美者也溫栗與無虐無傲皆教之去其偏也聖人所以成天下之材德者其道惟在於所習加之意自唐虞以至孔孟一也

洒埽應對進退學者之始事雖聖人不能不以是爲先子游之所謂本者謂書紀帝王升降詩備興觀羣怨安上治民之有禮

移風易俗之有樂是也設教者自不能姿飾而施卽四者之教亦有先後所謂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是也子夏聖門高弟豈有過時而不教其徒以道之大者子游又豈不知教有先後蓋其時子夏門人不能盡受師傳故子游譏之以爲但知洒埽應對進退而已子夏則謂君子之道雖有本末然未嘗傳於先而倦於後也其如學者材有高下質有敏鈍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強而齊之是誣之也厥有漸乎夫由小學以至大道歷階而升靡不貫通者惟材智什百平常之聖人能之而豈所責於子之門人小子耶二子之論雖出於互相譏貶然聖人教法自有真傳於斯可見至宋人謂洒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又曰從洒埽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其論過高遠非有始有卒之正解而學者附之更以洒埽應對爲無足輕重

矣
包注四海困窮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拔永終二字在漢魏間凡用此語無不以永長爲辭魏晉而後始改爲永絕此史傳之可稽者至此困窮爲窮極古注究未可用蓋堯之命舜言人君當時以四海困窮爲心斯澤可廣被而長享天祿矣困窮斷不可以爲美辭也又按荀子稱古天子即位之禮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蓋古人臨至大之事言語不尚吉祥此可以明四海

困窮之說

論語者六經之統會大道之權衡所以正教學之是非而制生人之物則于不可過者也自堯舜至周孔而守一道在昔爲司徒之命典樂之設爲三物之所實與其在二十篇之中以文行忠信爲四教以詩書執禮爲雅言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餘力學文爲弟子之職業其道易知其教易從要在率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矣上智由之從容入于聖人之域而衆不知其所以然其次則尊所聞行所知寶藏于五常百行之間而亦不見其所不足無高遠之論以湯天下之心思無疑似之說以惑天下之趨向此我夫子之祖述憲章依乎中庸而論語之書所以爲世無弊者也易呼豈易言哉道有具在于禮樂求仁有方不離衆善三代而後無所謂禮樂矣希夷寂滅之教興而衆善失其

統緒矣舍陶冶而求利其器用假他人之鋤耰以自耕其南畝夫安知所爲之未盡善耶且天以聖人爲心以衆賢衆能爲之股肱耳目孔門之教列以四科所以弘聖道之統也後之儒者乃標一名以自異而謂天下之材舉不足與於道天不若是之狹道統亦不若是之不廣也漢人有言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良有以夫此廷祚於說論語而尤兢兢也論語說序

顏氏學記卷九

上元孫文川澂之校栞

顏氏學記卷十　顏李弟子錄

戴望述

王之佐蠡人顏先生始教而受學焉

彭好古字敬求蠡人父通與顏先生友善

朱體三蠡人

王堂字忠古蠡人

石鶴傳野人

石鸞字子雲

李仁美

王恭己

李全美

孫秉彝

齊觀光

賀碩德

張澍字霖生蠡人

宋希濂字方舟蠡人

石繼搏博野人

馬過樂博野人從顏先生游能規過先生稱之

顏亨顏先生從弟也父曰愉如亨與弟利皆學士相見禮于先生

顏士倧字宗人顏先生族子也與弟士俊士佶士鈞士戾士鎮士銳俱從學

顏爾檥先生同高祖族子也先生喪子養以爲嗣爾檥孝友善習禮得先生歡心焉

顏修己字敬甫爾僎字畏甫希濂字廉甫皆顏先生族子敬甫
學律畏甫學數廉甫學書皆自先生發之
顏保邦顏先生族孫也有勇力先生敎之習射技擊諸藝
賈士珩漢軍人
朱瑜東平人
朱肖文蠡人
李培字益溪蠡人孝慤先生次子恕谷之弟也幼從恕谷學稍
長與弟垓壎並從學顏先生
湯之藩字海若博野人從學顏先生先生稱其有孝即二行曰
吾門有人矣
鍾錂字金若博野人從學顏先生嚴毅淸苦自治甚力先生沒
後金若蒐記所聞爲言行錄二卷闢異錄二卷

齊治平字泰階莿州人官直隸都司性通爽從顏先生同禮

陳天錫安州人

夏希舜博野人

賈易字子一又字生生蠡人

王學詩字全四完縣人有至行嘗備身幹父刲股療母疾初來從顏先生學先生不許長跽兩晝夜以請先生曰吾惡夫世之徒師弟名而無其實者女今居大母喪能從吾行喪禮當受子乃久後卒北面稱弟子

張鵬舉字文升淸苑人故明殉難進士羅俊從子也抗節不仕從學顏先生長于兵法箸存治翼編

趙衛公啟公兄弟安平人從學顏先生先生嘗主其家男

白宗伊字任若肥鄉人布衣以賣筆爲生受先生敎出游四方

舉先生之學告人多有興起者

李儞字毅武祁臺人父伯庠饒縣訓導毅武自早歲即以聖賢自期聞恕谷名遠來就訪相與習琴習數及士相見禮恕谷遂率之師事顏先生毅武事親至孝待昆弟曲盡友恭燕居必衣冠如對大賓見不義事玄之若浼途遇古聖賢忠臣孝子祠墓在車必式步則改容疾馳規友人過不從至垂泣相視顏先生嘗歎曰如毅武者可與入德矣年三十五卒子肅和爲恕谷弟子

閻之楨字公玉深州人長顏先生八歲執摯就教先生辭公玉固請曰昔董蘿石從學王文成不論年之楨豈遜蘿石邪卒成禮顏先生南游開封公玉步從時年幾七十矣嘗擬草疏言天下疾苦衆笑其愚不恤也顏先生嘗謂曰學人未見眞誠如子

者惜老矣對曰竭力以進死而後已敢言老乎及卒顏先生聞之易素冠服爲位哭奠受弔持心喪三月

李植秀字仲果祁州人從顏先生學禮嘗告之曰子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人子善言常悅于親耳善行常悅于親目須潛孚祖父若自其己出而我奉行之者乃爲善也仲果嘗問尋師問道人多非者如何曰天下方以時文爲正業別有所學則見爲怪女初立志當闇然自進不驚人不令人知可也然須堅定其志不畏流言乃能有成仲果終身行斯言焉

馮塈字敬南代州人與恕谷游道之師事顏先生精于算術世傳九章書及泰西算法人或展轉莫解敬南見立剖生有巧思凡攻金攻木錐鑿鈴鍾之類行則攜之時攷夾鍾度定刻漏早晚地勢高下皆出意表手製小儀器業者自謂弗如也尋言制

器今不逮古遠甚如攷工記弓人一則妙盡物曲學士不之求
工人又沒世不知他率類是嘗欲以所試農田水利軍陳甲冑
火攻諸器爲一書又欲推春秋以來日食五星行度諸儒同異
得失爲一書皆未就其成者有諸分指掌測量方程二書制器
有簡平儀大銅黃道儀小時日晷銅矩度器銅洋儀皮水礟諸
作歿時年三十八

李子靑字木天商水人爲鄉里大俠好技擊顏先生南游時與
木天遇於逆旅木天見先生攜短刀曰儒者亦學此乎因請與
試自謂技不若先生率其三子珖順貞再拜從游先生教之折
節學禮後卒有聞與恕谷崑繩皆交好焉

朱敬字主一湯陰人明宗室也性孝友從事聖學甚力聞顏先
生名不遠千里率其少子本良至博野從游習禮樂書數考水

火諸學嘗言明亾天下以士不務實事而囿虛習其禍則自成祖之定四書五經大全始三百年來僅一陽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舉俗學入人之蔽已深故也識者韙之

李柱字介石深澤人給事中人龍子康熙二十年舉于鄉能技擊知樂教子弟門人各習一器每日讀書畢即登歌合樂顏先生南游時來受業焉

齊燿字燧侯高陽人

王延祜字次亭上蔡人初從張沐仲誠游後從學顏先生習冠昏諸禮

楊陰千河南人

裴文秀字子蓉鄢陵人

詹遠字完侯保定人

尙重字威如新鄉人

可獸字訒言安平人

魏純嘏衡水人傳天文之學

闊拉江滿洲人官筆帖式顏先生尋父遼東時從學焉

齊林玉高陽人有雄才墾荒河南從學顏先生

曹敦化字萬初涞水人

王越千河南人

劉從先字穎生鄢陵人從顏先生問喪祭禮

韓旋元鄢陵人見顏先生存學存性兩編稱善遂從學焉

韓智度鄢陵人

鄭光裕克昌兄弟涞水人

顏重光先生繼孫也嘗于雪夜取薪燎火人有薪置其家近欲

取之思之不可而遠取己薪先生聞之曰充此意可以作聖矣

闇室不欺一也義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

郝文燦字公酉肥鄉人延顏先生主教漳南書院具幣帛三聘

始往學士相見禮于先生子也魯也廉也愿皆師事焉

苗尙儉尙信兄弟肥鄉人

李弘業肥鄉人

韓習數肥鄉人

劉棻字旃甫定興人從學顏先生爲刊先生所定三字書

李霖字沛公高陽人寓書顏先生問學稱弟子

周璟字昆來河南人問恕谷論學謀執摯恕谷辭引之師事顏

先生

崔璠字奐若漢軍人

許荼玉

張振旅

張智吾

王巽發

王濬

王澤

王懷萬蠡人初師王法乾繼從學顏先生

王繩其

田得豐

郝品

郝夢祥

郝夢麟

曹可成博野人傳天文之學

徐适字仲容安陽人有孝行善顏先生學欲師事之先生固辭及沒聞訃北面拜哭卒正弟子禮嘗言漢儒之于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識者韙之

陶窳字甄夫湖廣人晤恕谷于秦中得讀顏先生存學編及恕谷大學辨業善其書傳之南方且郵書先生稱弟子有曰微先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竟長夜矣雖于宋儒有言而爲斯道生民計不得已也使回護之將如斯道何將如天下後世何

謝枉脩字野臣河南人長于歷數之學師事顏先生

溫德裕字益脩三原人官鄖城縣知縣延恕谷爲友得見顏先生所爲存學編大喜謀致書請業未及而先生沒追執弟子禮且出貲刊先生遺書人多賢之

郭金湯字子堅漢軍人本姓張氏父盡忠爲郭氏子因冒其姓盡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有能名早世生二子子堅其長也與弟子固識恕谷于桐人中遂定交焉因恕谷言篤信顏先生之學上書願爲弟子出知桐鄉縣延恕谷至禮甚厚時恕谷年四十無子子堅憂之爲之置妾購別室以居又爲刊其所著聖學成法訟過則例二書蒞官明于决獄抑豪强擊猾吏嘗與恕谷竝轡聯騎出勸農桑赴薦紳席不以令長自異恕谷游浙東訪師友遣役齎貲斧聽所之有問學者飭厨傳恐後以遭母喪去官遂卒年四十八恕谷嘗稱生平道義之交未有如子堅者

郭金城字子固子堅弟也康熙二十一年由正藍旗官學生試特等授內閣中書召試論奏稱旨擢刑部員外郎精研名律十

四司櫱皆倚定每決獄再四審斷全活甚衆有謝者令閽人勿納曰而本無罪非庇女也人感泣公有畫象祀于家者晉兵部郎中旋擢御史巡城不紊察爲明而吏自不敢欺都御史王士禎命諸御史具一囊歷易不當㞐後推郭御史立刪草士禎遽呼曰老吏老吏疏請禁提鎭遣本蔦人又力請裁冗員謂今設官太多如內而六部司官都察院僉都以下至中書行人等衙門外而分守分巡諸道率無事坐糜稟祿奏上報可衆爭譁之子固方以是爲蔦矣更謂牧馬者衆則馬益臞令六部堂官各六人外則督撫重累枉上宜悉減罷然後可言吏治又謂政事不理由人材衰人材衰由八比取士宜復鄉舉里選諸法以德行禮樂先之庶可法古用夏未及上書而卒年四十有一子固初好讀書工爲詩及與恕谷游恕谷出顏先生存學編使觀子

固立起顧師事先生遂謝絕舉業講求天文地理兵農射御諸學善騎射在龍江關總督傳臘塔與較射一中五十貫須臾獲鶴數軍皆散給從者而歸嘗偕恕谷遊西山傳馬射法置韁帽地上策馬射無不中中則帽飄起等身其輕巧如此性高狷不輕許可人然沈默謙忍待戚黨尊屬翼翼然如弟子見者不知其爲官也卒之日囊槖蕭然私錢不滿百歛衣布被以斂都御史李柟謂其屬曰郭御史清貧如此不可不助其窆之共醵百餘金以賻之

惲鶴生字臯聞武進人明行人日昇族子也晤謝野臣于秦中道及顏先生爲學大旨心善之其後以蠡令浦君聘過訪先生則已沒矣因交恕谷得徧觀先生遺書自稱私淑弟子因叢案其學而學焉嘗有寄恕谷書曰承惠顏先生年譜四存編及辨

業學規敬展讀畢爲之心開目明如撥雲霧而見天日如膩得浴如塵得刷而身輕意爽也所痛沈沒時俗途窮日莫聞道已晚用自傷己家世以制義發科生不知學爲何事涉筆爲文卽得父兄稱賞輒自矜喜所遇師友勉以讀古書攻詩賦已爲超出時俗此二十以前之一誤也遂爲諸生家益落假時文章句爲人師年益長志科名益急務制義益精掇拾諸儒性理語止供時文用而無暇體究也此三十以前之再誤也旋遭妻喪益貧困淒寂遇方外人作奇突語似若可喜遂甘心焉而禪宗公案棒喝拈提頗有省會愈增其妄返觀聖經都作妙義玄言遂徵昔人學佛然後知儒之說此三十以後之大誤也而從此亦嘗觀陽明心齋近溪諸書竟以爲學宗如是守其語益堅而見世俗專尊程朱因取而觀之喜其言近於篤實而亦自悔從前

妄誕之非尤服膺主靜二字以爲聖賢的旨而殊愧未能也然生平讀書頗善疑見北宋時洛蜀黨爭程蘇門徒互相攻訐俱爲君子而傾軋如此程子自言學聖人則豈有聖人而偏執己見不恤眞是非者又見朱子每過稱張浚則大非之以爲交其子而諛其父亂天下毀譽之實違三代直道之公而語類載其以岳忠武爲太橫秦檜能録用舊儒後人私意如此豈聖賢之言乎則覩宋之孱餒而惜諸儒之不見用以至于斯乃膚生之過論而議者則猶以其不柄大政爲諸君子身後幸也然恐世俗疑怪其言獻而未登又見其著述宏博愈不敢議今讀存學存性兩編及辯業學規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知孔孟之眞自有在也先生之教我深矣唯是六藝之事未經涉歷今行年五十困頓衰憊於此事遂已矣不亦悲乎前擬躬叩講堂觀禮容

藝樂歌以自得今顧景增慚面目麤鄙語言朴率內無得於定靜從容之力外不嫺於周規折矩之儀何以自進于大君子之前而善其道益足痛也惟先生憐而教之皋聞于經長毛詩所箸詩說以毛鄭為宗不涉後儒曲說晚歸常州為一鄉祭酒故家子弟多從之游莊兵備柱尤重其篤行勉其羣從必以皋聞為法其後常州問學之盛為天下首溯其端緒蓋自皋聞云

右顏氏弟子一百八人私淑二人

齊燾字行甫燧侯弟師事李先生

李肅和邢臺人毅武子

李振鍈先生族子

李肯達先生從孫

王楫

王業豐

王業彪

劉壯吉

張漢

王自新

董漢儒

董漢傑

郭鋏

吳關楫石門人刑部尚書匪庵吳公涵之子李先生客京師時匪庵首重其學延先生敎子姪以六藝之學關楫與其弟用楫從弟師栻字次張皆受業焉

申哥章漢軍人

李廷獻蠡人

管廷耀博野人

管紹昌博野人

閻鎬字季白蠡人父中寬字公度仕至戶部郎中季白從李先生學禮

齊愉字韓石河南人官祥符縣學教諭

劉心衡山東王家營人從李先生學騎射

李書恩

劉心慧

劉珙

李元英新城人

鍾淑字子能博野人金若子

仲宏通字闢一桐鄉人于路之後以孝廉出仕縣令李先生南游時從學為聖學成法作跋焉

員從雲字震生三原人

于餘字南溟漢軍人官商州知州

楊勤字慎修漢軍人官富平縣知縣延李先生往執弟子禮凡事諮而後行治稱最及先生歸官紳吏民皆出祖道有號哭而返者先生歎曰吾觀富平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黃曰瑚字宗夏歙縣人初師大興劉繼莊獻廷後繼莊沒宗夏得李先生中庸講語喟然曰吾向以佛氏為根今拔去矣錄習齋及先生語為代紳編介王崑繩北面拜先生曰顏李之學如菽粟布帛若暫離則飢寒矣

孔興泰字林宗睢州人從學李先生精歷數撰大衍精義

吳長榮字欣木長山人

劉楠字百斯

趙璜字澄溪安平人官西平縣知縣

馬巖丹陽人見李先生大學辨業寄書稱私淑弟子言格物即窮究禮樂等事非泛格天下之物又言正心乃兢兢業業非如二氏默坐澄心之旨又言讀大學者須有志親民方爲有用皆與先生旨合

沈廷楨字南山會稽人繼于南溟官商州延李先生往論學事以鄉禮且合諸州縣言于學使朱公軾來拜將請先生開講先生辭曰古人先學而後講後儒則以講爲學塨不敢效也

逵宸字于旭鄜縣人以知兵名冷畢二將軍討吳三桂時聘之問計用之勝晤李先生秦中執弟子禮先生語以聖學于旭躍

然曰聖道必求有事吾向疑宋明士眷如婦人女子袖手無遠略今乃知學術之失也

王元亮字奐曾山西太平人學易初宗程朱及見李先生傳注折服事以師禮爲校訂其書兩過焉

張琡璋字瞻仰棘津人嘗讀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實有規畫自反無似因發憤與其友鄭若洲共學立日記自考其得失過惡瞻仰從李文貞游及聞顏先生學謀執摯而先生沒乃受業李先生助刊習齋年譜以表師範焉

鄭知芳字若洲棗強人與張瞻仰皆安溪李相公門人後同來李先生里問學爲刊顏先生年譜安溪巡撫直隸嘗扈　蹕白洋淀薦先生知律呂使其門人來召先生不應其徒忌之先生

安之若無事者卒無事

張業書字肆六無極人從學李先生訂校傳注問爲作題辭

蔡麟字瑞生西安人以軍官從征西藏有功習弢鈐騎射技擊從李先生游先生與商御法著學御學射二錄焉

張中字潛士西安人得李先生平書訂學之

曹登闕字聖居鄠縣人從李先生學樂能琴遂而歌且能制器

陳光陛字向予盩厔人從李先生學易

黎志(?)諳字長舉九江人少游秦習程朱陸王家言爲靜坐之學既聞李先生入秦自鎮原來稱後學問道先生勸之學禮其後別去幾二十年復自河西泝秦晉邊行四千餘里至博野訪求先生長跽稱弟子先生爲擇日行釋菜禮作文以告先聖先師焉

王遠字帶存湖廣人拜李先生于長安得辨業諸書讀嗜之投詩云老我從游晚愚謬辨業眞十年未大道千里見斯人坐對南山峻行歌渭水春恍然虞夏在風景一時新

張翬字禾舒湖州人以友人有難匿之被罪流西安豪爽尚義聞天下李先生游秦中禾舒往學樂後卒于戍所先生哭之

王紹文字宗洙衡水人從學李先生海盬陳公世倌督學直隸時以薦于朝授成都知縣宗洙嘗訂校先生論語孟子傳注有詩贈肥鄉白任若云大道久晦蝕舉世趨浮虛聾瞶相煽鼓囂囂各自愚天意憂斯文博野產大儒復有高弟子恕谷在蠡吾博蠡與衡水往返百里餘曾記申酉間肥國來高車入門爲我言囊中有異書一覽令我擲二覽令我喜三讀四讀坐且起雙目環瞪神爲縱三十年前一夢中三十年來一醉裏吁嗟乎豈

獨我醉三十年二千年來誰辨此
古葵字季榮華州人來李先生里受業七八月鈔先生諸著而
太善書人寶傳之
黄輔字成慇
劉天植字挺生武城人
張鉉張鐘兄弟武城人父熙甫命從李先生學
劉廷直字邦司衡水人
李杜字文長棗強人
趙本中冀州人
杜謙益字友三衡水人從學李先生嘗與其兄謙牧求先生作
世德記
張少文富平人

陳睿安順天人爲日記質李先生先生書之與其孝友

李基易州人

王經邦字咸休祁州人

彭超字翙千

劉貫一字士宏博野人

陳兆興蠡人嘗立日譜就質于先生因從學焉

高捷

惲宗恂字廉夫宗和字敦夫皋聞之二子也皆命從學李先生

聞言輒解嘗出資助刊小學稽業學禮錄

王業鑣

王秉公

王順文

周文忠字煥采

王克柔

劉廷忠字其德衡水人從學李先生應童子試卽能舉顏先生之學言于陳公世佶世佶器之遂得補諸生

郭同字圻十河南人

郭比字聚五圻十之弟

張籲門江寧人

張曉夫

朱和禮湯陰人主一子

王兆符字隆川大興人崑繩子

劉著字古衡湖廣人持周崑來書請業李先生後南歸又受業宣城梅徵君能歷法書數

張珂字可玉大名人從學李先生與先生夫子習中學琴學射學士相見禮能篆書先生以長子習仁燾子使其族子敬承嗣之可玉爲之師焉

林沃字啟心威縣人

田如龍字蕘安威縣人

朱惟孜字涵可通州人

李正芳字師柏上元人讀顏先生及李先生諸箸卽行冠禮學儀條陳學使鄭公鑰言當以顏先生之學頒訓士子

馮辰字樞天清苑人初謀學于習齋未往而習齋沒遂執摯李先生先生曰樞天來吾道不孤矣樞天時習禮尤究心于喪服箸喪禮疑問凡見先生所箸無不直言校質者跋傳注問曰先生平心以解易氣而辯較若列眉瞭如指掌卽淺入陸王程朱

者有不爽然于前日之捉風捕影乎堯舜周孔確證當前倘不豁然于是非有此心乎而或謂程朱尸祝久而且偏必天心所注勿輕議然則今人之尸祝佛氏更甚亦以爲天心所注遂立舉世泥首奉之無異辭乎賢者可以決矣

王元衡字符男江寍人從學李先生覽周易傳注以爲雷霆震而日月明也

孫應標字子房武進人從惲皋聞處見習齋存學編及年譜諸書初甚疑之後始篤信欲北謁李先生傳其學以貧斧不繼乃遙執弟子禮爲日記省身不倦或問李先生以鄉三物爲格物之物似不及朱子解物即事之渾融子房曰三物之六德統而言之一仁也即天命之性也六行統而言之一孝也即率性之道也六藝統而言之一禮也即脩道之教也大學立教尚有當

在此三物外者乎或又言卽物窮理如侍疾則格藥餌出行則格行李之類于房曰此隨時隨事之功豈十五入大學所格之物乎鼎聞與先生書曰子房本世家子幼而孤苦刻志厲行聞顏李之學慨然傾慕信于心習于身南方之士未有篤信好學如斯人者鄉居不時見見輒以所學質必有進益去秋某自江右歸來會兩次旣久不見忽聞其無疾逝矣惜哉

方道章字用安桐城人侍郎苞之長子也侍郎命用安師李先生先生亦遣子習仁從侍郎游顧兩人論學不甚合用安左右其閒未嘗偏主人或私問之則曰李先生言是也其父執宿松朱書亦以用安阜藏盖勝侍郎云性落落不甚可人苟不當其意相對嘿然善爲古文能承其家業

劉調贊字用可威縣人年二十四卽介白任若執摯李先生學

士相見禮祭禮學琴學數分日習之先生稱其信道甚篤嘗糾同志助立習齋學舍于博野顏曰道傳祠而爲之記曰祠曰道傳取諸韓子之言也韓子謂儒者道仁義之道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則四民其敎則五倫非異端老佛之敎也堯以是傳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今博野顏先生生二千載之下重明舜禹之九功周公之三物孔子之四教洊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以來相傳之正路非世之依傍儒徑而竄入異端者也習齋既沒恕谷先生奉其遺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神位春秋仲月上辛率同學致祭而講習其中歷廿餘年不廢日久學舍漸圮其子姓遭祲歲鬻其舍之前半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恕谷先生始謀于所居東莊別建習齋祠堂從游之士爭來佽助不日塼木具瓦堊積

乃為正堂三間中堂供習齋先生位而左右將為陳設禮樂諸
器及顏李所著書版同門馮辰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堂不可
但盛物也習齋自漳南梁魏外一再游論學餘燕及者其後推
明衍繹廣布四方聞風而起者接踵實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
蓺成法為書辨居敬於主靜別存誠于質民又傳注易書詩春
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說仰證聖經若合符節後學
乃有所持循不入旁歧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經非臆創者
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傳其學者李孝愨先生之子一人誠非誣
也辰等擬將先生遠道圖懸之東堂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訖
同之東堂拜先生而瞻企焉不亦可乎先生力辭又以公義請
乃許之又請曰習齋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惲皋聞皋
聞之北來也盡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之學其別詩曰三年

依溯得吾師聖道原流屢獲知千古有人承事業半生從此定心期則其自任聞道也審矣南居日以顏李之學告人今天下無應口中津津顏李之學者王崑繩惲皋聞二先生之昌明居多如常州孫子房以其所業就正先生至遙執弟子禮其言省躬改過脩德習藝之功甚密力任聖道而謂得之皋聞則皋聞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懸其像而景仰之不為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習齋神位前旁設王崑繩先生神位配享至于道中諸子可續入者事後論定則後人之責也贊自癸卯從先生游得聞顏先生之道不揣愚弱思承餘緒以廣其傳而未能也今己酉夏祠堂告成因溯其原委而為之記

翁荃字蘭友一字止園江寧人李先生南游時從受禮學自為諸生後未嘗一應鄉試入雲臺山隱居讀書山有虎害出資募

獵戶除之儉䘵者胥收葬乾隆初詔脩三禮義疏徵窮經之士公卿交薦辭友固辭不出晚更卜築南郊與程徵士緜莊時相過從詩書三禮皆有撰述云

葉新字維一金華人以康熙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聞李先生傳習齋之學往受業焉立日譜稽核功過尤嚴義利之辨雍正五年以知縣試用四川既至權華陽尋補仁壽民或與鄰縣爭地界當會勘鄉保因屬人以賄請維一怒悉下之獄勘畢歸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悉斂手奉法八年攝嘉定州州故有沒水田多逋稅維一視曠土可耕者召民墾闢以新科抵稅額逋稅悉免時奉中旨采木仁壽匠人倚官爲暴民弗堪糾衆相抗縣令以變告維一馳至訊匠頭及首先糾衆者一人並治之餘釋不問上官才之有疑獄輒令往勘多所平反十二年遷知邛州乾

隆元年再遷夔州同知權龍安及成都知府又攝瀘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維一日坐堂皇訟至立剖決誣罔者悉杖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留獄七年權順慶知府遷雅州以母喪去官服除授江西建昌府以闓靜爲治先教化後刑罰脩盱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南城黃孝子祠以厲民俗十三年南豐令報縣民饒令德謀反請窮治令德好拳勇令以風聞遣役往偵誤捽其僕謂謀反有據遂逮令德令德適他往遂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縣訊以重刑遂誣服株引親故及鄰里爲同謀令遽移檄追捕維一得報集諸囚親鞫時株連者已七十餘人言人人殊維一大疑詰縣役捕令德弟狀役言初至令德家獲一篋疑有金寶匿之及發視無所有則棄之野令聞意篋有反迹訊以刑遂妄稱發篋得簿毀之矣令謂信然遂遍

令德使誣服也維一乃盡釋七十餘人錄具命隨往南昌戒之曰有一遁者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在謁巡撫具道所以巡撫愕不信於是集才能吏會勘卒無據然不可卒解先是巡撫得報時遽上奏奏下命兩江總督委官鞫獄維一爲一一剖解得白所全活三百許人十七年調贛州府知府贛縣民因事拒捕維一依故例擬發邊遠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爲斬決院司欲以改例擬維一謂事在例前宜從故例爭之不得復以鹽都民獄事與同官持異同不得直遂謝事閉門候代上官慰諭再三不從乃以任性被議免歸家居十餘年卒

右李氏弟子九十七人

顏氏學記卷十

嘉興錢　啟子右校栞